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七六〇號

據

清·王建中等修，劉繹等纂
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影印

江 西 省

永豐縣志

(六)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本書承

日本國會圖書館以所藏稿本借攝
謹誌並致謝忱

水豐縣志卷之三十三

藝文志

記

宋

集古錄目記

歐陽棐

集古錄既成之八年先君命棐曰吾集錄前世埋沒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爲耳目之玩哉其爲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棐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

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於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奸雄亂賊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遂散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跡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爲一十卷以附于跋尾之後夫事必簡而不繁然後能傳於久遠今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爲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錄而後著者豈非以繁而難於盡傳哉故著其大畧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

熙甯二年二月記

新建永豐縣記

段 綬

至和元年十月一日有詔以吉州吉水縣五鄉書社之民三萬有五千家爲永豐縣以昔之報恩鎮爲之治所按吉水之爲邑自太平興國至至和初尤爲諸邑劇丁糧之繁賦輸之夥疆理之充斥訟訴之紛紜爲州與縣者舉常病之茲者特請於朝得有是詔然當積病之後爲永豐者亦甚難也切惟古者周失其御侯國猶存或用家臣出宰縣邑其勢至小其政易爲設施自己縱控有時至若子路之治蒲宓子賤之治單父皆號善令然惟上之人不規規以法繩故下得綽綽以自肆治柔良之民或鳴琴絃歌陶然而大治御倔強之俗必沈巫專殺毅然而政成是以不羈之才學成之士效著於官而譽歸於眾也後世醕醢日澆

詐僞日甚民益難化法繩於上網絡於下雖有子產之惠
愛莫得以及人雖有西門之才武莫得以禁奸仁常歉於
中惠不加於下束手吮筆以應簿書聚斂之不暇惟恐刺
史謂冗閒不治其所爲如斯而已尙何設施縱控之爲乎
今天下號難治惟江西爲最江西號難治惟虔與吉爲最
其所以爲難者蓋民居深山大澤習俗不同或相尙以訟
相好以酒視死如戲玩較利如析毫雖間有儒良美秀之
士而不能不漸染其眾多之俗柔之以文則曰懦而怯齊
之以法則曰暴而少恩是以政治爲難今天子覽臣下之
言析爲二邑蓋欲使昔之遠而難告者今得近而赴壑昔
之勞而難理者今得總而就緒昔之勞苦而無功者今得

逸豫而有績也如是而狂獄猶多繫案牘猶多委逋租不加少郡檄不加貸者其果令之不堪任使歟抑事理之常然也雖然爲郡者必當有以寬假之寬假之則束手吮筆者猶得以自肆庶幾報政矣至和二年三月

永豐新城記

劉 儼

廬陵郡當東南舟車之衝左洞庭右章貢前五嶺後荆吳實水陸一都會地有秔稌之饒歲輸大倉五十萬其俗儉而力穡其士大夫多秀而文自昔號爲名壤永豐之爲邑乃在艮隅百里而遙東與贛境界居興國虔化之間二邑之理俗好鬪而尙器貪得而輕死頑民惰農嘯呼成羣凌暴比壤故自兵興以來靡歲不至永豐遂爲盜區由是學

校廢爲園蔬田疇鞠爲茂草商旅不出於其途百工轉徙而之他方墨綬公曹仙仙倪倪喟息而已寇來則與眾俱逃寇退則與眾偕復兀坐假息朝不及夕非昧於求安樂於遑處抑其力勢使然也紹興乙卯歲南康李君來爲邑令周視興嗟披榛莽平瓦礫而一新之街衢門巷治使端正夾道爲樾植以名木治有郭郭有圍田中有廬涉有筏途有輿民樂而安之七年春鄰寇突至焚而殲焉令君終不以豺虺殘毒爲怵於中勞來安集之益勤一日告其父老曰吾知所以捍寇矣夫數口之家五畝之宅尙爲藩籬外杜穿窬之患奈何堂堂萬室之聚獨不知捍制內外設險周防之利哉吾視邑治西南有城故址存焉繚以葛溪

爲隍可得百雉倘因舊就寡築而保之庶乎歲月之安無
爲委肉於蹊以餌餒虎寇至雖不效死而弗去胡可得耶
眾拱而驩言此天賜也惟大夫之命是從迺以父老之意
圖上於外臺於帥府羣然是之於是相其陰陽審其面勢
鳩工治材諏吉啟事趨者負者作者督者或委輸積或平
板幹或稱舂築或致餉饋謳謠閒暇而鼙鼓弗勝矣作於
紹興七年八月壬子凡三浹月而城成其高四尋廣袤千
丈如山立如鰲負如鐵甕如金斗四隅轟然粉堞岌然煌
煌哉百里之壯觀爰知令君爲能吏矣余嘗謂今時之令
古之小侯自久任之法壞循吏之政鮮故世中才自營之
流居官府如傳舍視人瘠猶秦越豈其知之不及力之不

足哉蓋急己緩人行私之心勝耳今君之於斯城也不愆於慮不潰於成民不告勞財不病費士無橫議人不妨功惠澤覃敷規模可繼茲無他奉公守正之心誠而愛人利物之念溥也使令君廣此意於方來爲符節臣爲臺省吏處機要地殫其惠利及一郡一路以至於天下明效豈可量哉合君名諤建炎中射策甲科聲華行實皆有過人者予嘉其作始成功之難且告後來之勿墮故樂爲書之紹興丁巳冬十月庚子

永豐縣新學記

董良史

永豐爲吉州之屬邑其細民力穡而純固士大夫多美秀而文以通今學古濟時行道爲志蓋自文忠公倡之陶染

風化百年間其俗大概如此延平吳侯南老之來是邑也
下車之初敬謁先聖於學宮拜跪訖事慨然嘆曰百里之
封風聲習俗之美而縣序湫隘氣象偏迫其何以崇化勵
俗仰稱朝廷稽古右文之意遂於縣之南得隙地焉廣袤
千尺厥土平衍巽流清澈爰卽其所命工庀徒嚴先聖於
中而學宮環布自門徂堂講筵齋館各有位序旣成屬予
爲之序蓋舊學綿蕝於兵火之餘置邑東鄙士民舉欲易
而新之故人樂公之有是舉也經始於紹興丁卯之六月
越明年四月告成巍巍奕奕博闊壯麗視他邑爲冠焉余
嘗怪成周之時教民興學選賢命事之法未嘗不輟卷興
嗟緬維三代之際士皆樂於自修不特能明於尋常之人

而有非後世豪傑之士所能彷彿者當是時豈人人皆素
賢哉王化行而習俗成仁義禮樂孝友忠信之習悉本於
學校士之朝夕所聞見周旋揖遜於其間者無非俎豆之
容琴瑟韶濩之音德行道藝之美居有教養之漸出有爵
祿榮名之勸苟或不然則屏棄不齒戮辱之羞隨其後故
士之德業不得不成而風俗不得不厚至於後世不然政
敝俗廢誣僞之習興異端之說熾先王教養之具論治者
迂之而崇獎勸勉之方又不足以聳動一世故士之能自
異於流俗爲君子儒者無怪其鮮矣國家承平日久泮宮
辟雍之化浹於寰宇詩書禮樂爵祿榮名之勸與夫屏棄
之政無不具備異時豐功鉅烈書旂常勒金石者必皆目

前庠序韋布之士也今吾邑學既成士之來游者日益眾其思稱上之所求而毋自後於古之人吾將見繼文忠之懿躅必有人矣是歲夏四月皇帝御集英殿親策四方異能之士以下上其等列而吾兄德元遂魁天下於是無有遠邇皆知吾鄉彬彬儒學之盛而士大夫所爲崇勸之效是皆可書者也紹興十八年八月望日

放生池記

董德元

宋紹興十五年夏五月臣僚建言乞訪求乾元遺跡置放生池申嚴法禁上祝聖王萬年之壽下爲子孫千億之祥帝可其奏於是州縣皆奉旨施行永豐縣前者截溪爲池王在揭榜禁漁網呂知縣事吳侯南老之來慮其疎闊難

防竊取之私偶於縣南近東得隙地焉其形窪下其水不涸其籍屬公隱蔽民居之後始啟而濬廣之以爲放生之所作小亭於中飛橋而渡其成匪棘財力不費而屹然可觀焉訖工屬德元爲記蓋嘗誦子思之書大德者必得其壽今天子中興戢干戈散牛馬講二國之好兼愛南北之民詔書屢下捐租省役務加實惠而不爲虛文由是田里安妥而無嘆息愁恨之聲則大德敷於天下類可見矣是宜上天純祐永膺多福不待請祝自享萬年之慶子孫孫將傳無窮而臣僚乃如前所云者彰一人好生之恩被於動植之廣也舉天下之吏罔不虔奉而吳侯此舉尤爲嚴恪之誠是池也其地湧泉其狀成規其圍六十餘丈其

流通於城濠而達於溪焉斬木爲堤累塹爲牆植花卉果
實以環之外設門關以爲之固剽攘踐履者不得底焉每
歲天中令節率官吏拜跪於亭縱彼飛潛使各得其所於
戲欽哉愚觀吳侯作縣幾二考居處遊觀之地畧無建立
獨於此事斷然介意則尊君親上之誠果何如異時移此
心而立朝廷則生靈蒙福可知茲可記也紹興戊辰閏三
月記

仙遊觀記

董德元

紫霄絳闕天神在上其去人遠矣然貌像設而靈威憑章
疏奏而福履降莊嚴之功固可尙精禋之禱必有應不可
誣矣瀨岡山仙遊觀者真人吳自宣蛻昇之地也其人以

唐垂拱二年由婺州來結庵於此實廬陵太平鄉也修煉
九載功行既成有白龜自南坑負泉山神從北嶺獻果未
幾乘雲跨空騰身飛天時延載元年二月十有三日也餘
丹十七粒貽以瓦壺瘞於楓下環山數十里紫雲紛郁覆
罩累日縣令郭建中以事聞州州刺史奏於朝朝廷改太
平爲雲蓋鄉瀨岡爲吳仙觀者越三月十有八日也其事
雖彰其字未大煙霞空鎖名號徒存本朝元符中彬陽太
守劉侯良肱牒請臨江軍道士曹昌俊住持工役津興規
模尙簡裔是接踵僅克支吾日月逾邁風飄雨剝比歲道
士曹昌俊領茲觀事懼前功之或廢惜靈跡之將淪捐已
儲丐眾力新其已敝創其所無殿崇三清於中門堂兩廡

環列周備高真上聖金碧一新神明恍惚如有在焉過者
斂容見者合掌歲在壬辰夏秋之交亢陽爲沴天久不雨
州縣遍走羣祀鄉井豪右各叩古蹟靈壇進士曾自古率
同社詣觀中俾智仁齊戒洗心請禱象煙燼而油雲生人
影散而甘澤沛是歲晚稻有成議者爲荷靈貺宜有紀述
予嘗謂觀宇之建殫民力費民財民亦樂而無憚者冀其
感應之福逮於我也不然土木之雄丹青之麗何足貴哉
卽自古尙精誠之禱見智仁皈依之功又顯神靈流惠有
補於世是皆可記也若夫廬陵析爲吉水自太平興國九
年始也吉水析爲永豐自至和二年始也吳仙觀改爲仙
遊觀自治平二年始也故今爲永豐縣仙遊觀焉紹興十